

诗抒胸臆

龙潭

■刘希涛

A

像威武的雄狮
抬头仰望群山
像矫健的大鹏
振翅欲上蓝天
高高的狮岭峰哟
座落在大横山间
就在这狮岭峰下
有口深不见底的龙潭
潭内映着搏击的苍鹰
潭边盛开火红的杜鹃
潭里没见降过青龙
烈士的英魂在这里长潜
松涛澎湃涌向四野
日夜赞颂英雄的诗篇
松涛激昂卷入心田
牵动我那无尽的思念

B

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
滚雷夹着枪声,山风裹着闪电
我们的一支抗日游击队
被叛徒出卖在这座山
多于我们十几倍的鬼子
布下层层包围圈
经过几场恶战
处境越来越艰险
子弹快打光
手榴弹快投完
猛然,我耳边响起一声霹雳
眼前跳起一个彪形大汉
两道浓眉剑样挑起
圆睁的双眼喷射火焰
“我掩护,你们快下山
快!我是一名共产党员!”
战况不容许我们争辩
时间不允许我们插言
队长紧握他那青筋暴突的手
我们给他留下仅剩的枪弹
一根长带系下一串人影
阵地上,留下了这位狙击
队员

C

鬼子像一群山魃
端着刺刀牙牙叫喊
山头,死一般沉寂
鬼子一步步逼向山巅
猛然,天崩地裂一阵爆炸
鬼子群里落下集束手榴弹
敌人像甲虫一下蛰伏在地
战士手中剩下最后一颗子弹
他像青松傲然屹立
手中紧握发烫的枪杆
他像岩石那样威严
高高地挺立在山尖
狂风撕扯他的衣襟
子弹尖叫着掠过身边
他把脸颊贴上岩壁
就像贴在祖国母亲的胸前
他眼中射出明亮的异彩
仿佛要穿透密密的雨帘
似看见同志们正急速转移
似看见战旗正呼啦啦漫卷
他心中在默默地切念
“党啊,我永远是你身边的一员!”
他嘴里在轻轻地哼唱
“英特纳雄耐尔,一定要实现!”

雨天

■冯如

阴雨连绵了数日,
这情景如此熟悉。
风拂过阑干,
在高楼低树间盘桓。
远山蒙起了白雾,
轮廓与记忆一样模糊。
千里或同城,
都是隔着鸿沟的梦。
就化作你手底的烟,
四壁微寒,
你无眠,
我亦无言。



蜻蜓池塘 ■徐平

时令小语

上海中秋说事

■王坚忍 文

清朝中期,上海常见的月饼以桃肉为馅,此桃乃当时城西赫赫有名的露香园水蜜桃,有嘉庆年间邑人杨光辅的上海竹枝词为证:“月饼饱装桃肉馅。”此后,上海月饼不复以桃肉为馅。清末,上海人在自家的庭院赏月,香案上,“月饼堆盘月样圆”,配以梨、藕、菱等时鲜果品。

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上海的苏、广式月饼成批量生产,商家的节前促销,动足了脑筋。有采用当时先进的电灯,盘作“中秋月饼”四个字,“一夜电灯盘作字”,高高挂起,作为店幌,光华灼灼,夺人眼球,营造出一种浓郁的中秋气氛,促销效果极好。

吃月饼外,上海人向有把盏赏月之习俗。道光年间邑人张春华,在他的上海竹枝词里兴致勃勃地写道:“庭院开尊延赏处,二分秋色到中秋。”接着,他又在附注中解释说:“吾乡于中秋夕,虽极贫之家亦略具

杯酌,大约取团圆之意也。”当时一般人家,以鸭子、毛豆、芋艿等为下酒菜;家境优渥的,除了这些,菜单上还列有“初肥之蟹,细鳞之鲈”。

有“需”就有“供”。早在节前,一些人已在为“节供”忙碌了。初秋,金风送爽,芦荻萧萧的浦江两岸,成群的河蟹在漫漫的沙滩上嗦嗦地爬着,当时浦西浦东均有,但以浦东周浦淞沥的蟹为佳。深夜,村民们举着灯笼,拨开芦苇,以灯光引诱蟹出来,聚而捕之。捉住了,用草绳捆绑起来,一串串的拎起来。亦有光绪年间邑人秦荣光的上海竹枝词为证:“灯明两岸三更夜,茅索人携缚若囚。”还有在河边张网捕鱼的,明月高照,渔火闪闪,鱼网出水,鲈鱼蹦跳,“湾头举网月轮高”。

中秋庭院赏月,到底天地局促,不妨外出走走。去哪儿?出小东门,来到城外,走到清澈的方浜之上,一座横跨水面的大石桥上,这就是当时的“沪城八景”之一——石梁夜月。“结伴良宵出城去,陆家桥上

月如霜。”因此桥为明大学士陆深所建,故又称陆家石桥或学士桥。站在桥上,仰首看,长空万里净,皓月一轮圆;低头看,方浜水清清,倒映月儿圆。

记得小时候过中秋,很想吃一整块的月饼,却往往不能如愿,因为贵和少,所以大人往往将一盒月饼里的每一块月饼,用小刀切成四小块,这样我们几个孩子便能尝到细沙、百果、莲蓉、椰芸等等,各种不同滋味的月饼了。现在我们也常常会

将月饼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,那是因为一下子吃整块月饼,会觉得太甜和摄入糖分过多。同样是一小块一小块的吃,原因大不一样。一个是“不够吃”;另一个是“吃不了”。好在眼下已有“迷你型”的小月饼面世,可以不用切割了。

但眼下也有遗憾。八月桂花遍地香,二三十年前中秋把盏,桂花酒是上海人的首选。那时我住在老城隍庙附近,在离家不远的店铺,就能买到桂花酒。黄澄澄的琼液上,飘浮着几根金灿灿的桂花,使人浮想联翩,想到点缀在酒酿圆子甜汤上、粘贴在条头糕上的鲜桂花。桂花酒一打开,芳香四溢,叫人喜欢得紧。现在没有了,“断无消息石榴红”,很想念,那酒,那香,那桂花。

闲话花样

砌墙头

■郑树林 文 剪/纸

“今朝夜里厢到阿拉屋里来砌墙头哦,搭子已经寻好了,就等依一家头。”砌墙头就是造房子,许多新上海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,都住在新公房了,怎么还要砌墙头造房子?其实,砌墙头或者“读一百四十四号文件”,这些都是形容打麻将的闲话。

砌墙头,大家知道造房子是一块砖一块砖砌上去的,而麻将的造型就像一块块的砖头,四个人坐在一起就是不停砌各自门前的墙头,

另外这麻将牌一共是一百四十四块,打麻将看麻将牌就像是在读书,这些都是上海人为了打麻将而设计的闲话。

砌墙头就是打麻将的闲话是很久以前就流行在上海市民中的,到了后来,由于打麻将属于有赌博的成分在里面,所以规定市民不许打麻将,在那个岁月里没有什么娱乐项目,电影院放的就是那几部样板戏或者科教片,电视机还没有普及,老百姓想玩麻将只能偷偷摸摸了。砌墙头、一百四十四号文件成了大家心不照宣的暗喻,记得那时候有许多邻居家一到晚上就会拉上窗帘,为了隔音还用羊毛毯把窗户塞得严严实实,就是怕被邻居或者过来人听到举报,要知道一旦举报没收麻将牌,弄得不好可能还会按上一个什么聚众赌博罪判上

几年也很正常。

砌墙头不可能空砌的,一百四十四号文件也不可能只是读读而已,砌墙头一定会有赌博的成分在里面,墙头还是少砌砌,一百四十四号文件还是少读读为好。



杨浦记忆

夜探嫩江路

■徐崇伟 文

上世纪,嫩江路一带还是一片田埂河浜,直到80年代末,这里才开始大规模地开发建设,原有的世界路与新辟的嫩江路,形成殷行地区的西南分界线。初建时期,殷行的东北面有些早年建造的老公房、老居民和老商店。而西南面则是新建的住宅或待建的荒地,显得非常冷清。

1996年的夏天,我第一次作为区夏令“机关干部下基层”的成员到殷行,支持街道解决群众在生活中遇到的急难愁问题,我要解决的是居民反映的:新建的嫩江路上没有安装路灯,夜行存在安全问题。当时,我刚从企业调到机关工作,对于解决社会问题还缺乏经验,感到无从下手,有劲难使。茫然间,一条新闻启发了我。市电力系统开展政风行风建设,有报道表扬供电部门为民排忧解难,在治安复杂的城郊地带安装路灯的消息。于是,我想顺势而为,把夜行安全问题视为治安隐患,决定夜探嫩江路。

半夜三更的嫩江路显得宁静、空旷,站在宽阔的嫩江路上,只有远处与它交汇的老马路上有点灯光,月色下能分辨出车道与人行道的轮廓。此时,嫩江路上没有行人、车也很少,人行道的两旁绿化带是黑压压的一片,朦胧中露出后面的居民住宅。这里看似非常宁静,却会突然窜出野猫和青蛙,让人猝不及防。试想,如果眼前蹦出一个同类,那肯定会惊愕悚然。

有了亲身体验,感到有了给市电力系统政风行风热线打电话的底气。先是自报家门,然后反映嫩江路居民的诉求以及存在的治安隐患。电话那头好像是一位中年女性,她沉稳地应答道:是路都会装灯,只是时间问题。并询问了我的联络方法,答应会尽快给我回复。难道这件事情就一个电话解决了,我将信将疑。不过没几天,腰带上的考机响了,是热线电话号码,我马上回电,得知他们明天上午到嫩江路现场办公。

第二天上午,我从世界路往中原路走,一眼看见两辆黄色小车停在嫩江路上,有五六个穿着工作服、戴着头盔的电力人员,围着一位女领导沿途查看。后来得知女领导就是接电话的人,这让我有些手足无措。现场查看结束,女领导当场明确宝山供电局在国庆节前完成施工,并告知了我。

下午,在下基层工作人员碰头会上,我向领导汇报了上午现场办公的情况,领导听了很高兴。但转而又紧锁眉头对我说:我们8月底回机关,这件事算是解决了还是没解决?最好给街道留个字据。于是,我顾不得炎热骑着自行车去吴淞,从宝山供电局办公室主任手中接过现场办公纪要。领导见了笑嘻嘻说:没想到被认为比较难办路灯问题,却最先有了结果。

9月我已经回机关工作,但心里却惦记着路灯。

突然有一天,嫩江路上来了许多黄色的施工车。此后,挖洞、竖杆、拉线、安装、亮灯,整个工程如期而至,让我感到无比欣慰。10月过后,天气一点点转凉,灯光下依稀可见有行人往来。

就在冬去春来的时候,殷行地区接连发生了震惊上海的行凶抢劫妇女恶性案件,被害人头部均被榔头敲击,一时间“敲头案”的阴影笼罩。一个月后,罪犯被抓获,作案现场有的就在离嫩江路不远的阴暗角落处。如果嫩江路的路灯再拖个半年安装,难说可怕的榔头不会光顾此地。